

婚姻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吕森不希望汪露露那么拼命

夜里汪露露被一笔笔账单折磨得毫无睡意,她躺在床上听到霖霖打着小呼噜睡得正香,而隔壁房间里也传来吕森的鼾声。

“唉。小的不知道愁,大的没心没肺。”汪露露想,“既要儿女华服美冠,又要自己锦衣玉食,还要轻松还上房贷与信用卡,我的要求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汪露露醒来的时候,吕森正在厨房忙碌着做早饭。霖霖则躺在小床内继续香甜的睡着,汪露露记不得晚上起来过几次,只知道迷迷糊糊地给孩子喂过奶。自从有了霖霖,她每天晚上都像一只睡蒙了的鼯鼠拱来拱去,有孩子在的地方,必然有她的身影。月嫂走了以后,这还是三口之家第一次单独在一起享受如此美妙的清晨。幸福,真是幸福。

在自己带孩子这件事情上汪露露很是上火。吕森每天早上八点从家走,这就意味着有一段时间她要自己带孩子。可究竟能不能带好,谁都不清楚。汪明才和葛承艳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大清早买菜,还要迅速地赶到汪露露家。车程为四十分钟,可要是遇到早高峰,那这个时间就没准了。

霖霖在吕森和汪露露吃完饭醒了,尽管吕森再不放心,但还是要这两个小孩放在家里。临出发前他千叮咛万嘱咐地强调,千万不要把孩子掉到地上,千万不要把孩子一个人扔到房间里,千万千万。汪露露记不得那些千万都是什么,她知道自己现在是个母亲,所以一定要尽母亲的职责,那就是时刻守在孩子身边,绝对不让小家伙受一丁点儿委屈。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吕森所在的单位组织买地,而吕森拿不出领导所说的四万或五万元钱,于是领导对他有意见。

吕森

很矛盾。在他看来,那块地就像一块唾手可得肥肉,它肥得滋滋冒油。趁着肉还新鲜的时候花点儿银子买上一块儿,回家就可以做道好菜。可愁的是,现在手里银两不足,只能看着别人一块一块地切着,自己眼馋。他想参与,但没本事。财政大权掌握在手中的时候,已经无利可图了。

汪露露其实想告诉吕森,钱可以随时拿出来。只是不想再向父母开口,二次啃老的事情不能做。为了证明自己,她在吕森断送了她的做策划文案的念头后,还是通过其他媒体的朋友联系到了一些兼职工作,写稿子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

于是当霖霖睡熟以后,她就坐在计算机前开始不停地码字,每码出一个段落,她都会在WORD里看一下字数统计,当大片大片的文字被统计出来以后,她会兴奋地捂着脸蛋儿,笑眯眯地看着显示器,然后用稿删除以字数,得出每个汉字折合多少钱。当钱数达到预想的金额后,她会兴奋地冲到吕森旁,不是掐对方大腿一把就是摸一下脸蛋,然后贱兮兮地说:“官人,小娘子又挣了一笔哦。您就等着收白花花的银子吧。”

吕森不希望汪露露那么拼命,虽然家里的钱不够花,但自己还是可以挣钱的,如果让别人看到汪露露除了带孩子还挣钱,自己会被耻笑的。

心里是这样想的,可知道吕森工作真变动的时候,汪露露反倒比吕森更生气更愤怒。她像一只膨胀了的刺猬随时想扎到敌人身上。

23



军民情深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谊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边防战士们鱼贯而入进了餐厅

炊事班班长王虎由于缺乏维生素,手指甲裂开道道血口,那手指一见凉水、热水,针扎的一样疼痛。这会儿看着这红红绿绿的色彩,生机勃勃的颜色,王虎禁不住自言自语:“凉拌、凉拌。”“啥?”老徐不解地看着王虎。“这么好的东西,咋也不能把营养糟蹋了。”王虎认真地说:“西红柿、辣椒、黄瓜,一律凉拌。”

老徐自然有他的想法。他正盘算着把这些东西怎么给边防战士们做出可口的饭菜,王虎这么一说,他若有所思,恍然大悟:“好,凉拌。”

一阵吃饭号声响过,边防战士们鱼贯而入进了餐厅,面对一盆盆大块羊肉和西红柿,百分之百地选择那诱人的颜色。耳闻欢声笑语,看着满心欢喜的战士们,鲁万有黎黑的四方脸上挂满了笑容。“不错,不错。谁的主意?”

“还有谁呀,王班长。”老徐一手端着盛一羊肉的碗,一手拿着馒头走过来。“鲁团长,高原太需要这些菜了。”

鲁万有只是点点头。他拿起勺子舀了块大块羊肉放进碗里,又随手拿了个馒头,坐在餐桌一角的凳子上,把馒头放进嘴角,嘴角翕了翕,两眼依次扫过吃得津津有味战士们,悄无声息地端着碗走出餐厅。

餐厅里战士们狼吞虎咽,厨房内王虎也在忙碌着。高压锅下着面条,炒菜锅正炒着肉丝炒青椒,切菜板上堆着已切好的西红柿,旁边碗里盛满一碗打好的鸡蛋。捞面条外加西红柿鸡蛋汤,在巴托哨卡,这种病号饭的规格够高了。这是郝大年特意安排给陈小妹和几个有高原反应的文工团员和医疗队员准备的。

这几个人并没吃病号饭。陈小妹一手拿着馒头,一手端着碗,碗里盛着半碗羊肉汤,她呷了一小口汤,看着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战士们,凑



近一个个桌旁问:“谁的衣服、被子需要缝补?谁……”三班长刘大刚笑嘻嘻地接过话茬,“袜子补不补?”“补哇。”陈小妹认真地点点头。“没有洗的臭袜子呢?”餐厅内一阵哄堂大笑。

陈小妹走出餐厅,沿走廊来到女兵的临时宿舍,宿舍内生着煤火炉,有窗子的墙边放着一张长条桌,另一面靠墙支起四块铺板,每块铺板都是独立的“单人床”,侧着身子沿“床”沿可坐到铺上。房内虽然很拥挤,看得出,这是哨卡的官兵们精心布置的。文工团的四名女团员便住在这间房内,铺板上,已铺上她们自带的铺盖。陈小妹刚才吸了一会儿氧气,缓过神来便坚持离开卫生间,这会儿觉得脑袋生痛发胀,四肢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儿力气。她看看碗里的羊肉汤,强咽了一口,差点喷了出来,赶紧把碗放到长条桌上,转身把馒头烤在煤火炉上。

宿舍门轻轻地响了两下,马前进一手端着大半碗面条,一手端着放有两个西红柿的盘子走了进来。“高原反应挺严重吧?少唱两支歌,一定要坚持吃点东西。”“刚上山就当起主人啦。”陈小妹勉强笑了笑。“开啥玩笑。”马前进说,“趁热把面条吃了。”陈小妹没说话,两眼看着盘子里的西红柿。马前进了解文工团的规定,解释说:“西红柿是连里分给我的,吃吧。”“那我可不客气了。”陈小妹拿起西红柿咬了一口。“跟我还用得着客气吗?”

“你是谁呀?”陈小妹看了马前进一眼,“面条端走,吃你的饭去吧。”

吃过两个西红柿,陈小妹觉得四肢似乎有了些力气。晚饭后她和一个文工团员果真出现在三班的宿舍。“刘班长,袜子拿来吧。”

03